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权力意志

下卷

[德]尼采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权力意志

下卷

〔德〕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意志：全二卷/(德)尼采著；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500-9

I. ①权… II. ①尼… ②孙… III. ①权力意志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90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权力意志

(全二卷)

[德]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500-9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6%

定价：188.00元

目 录

下卷 1887 年秋至 1889 年 1 月初

前言	671
[11.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	672
[12. 1888 年初]	906
[13. 1888 年初至 1888 年春]	926
[14. 1888 年春]	931
[15. 1888 年春]	1141
[16. 1888 年春至 1888 年夏]	1236
[17. 1888 年 5 月至 6 月]	1282
[18. 1888 年 7 月至 8 月]	1296
[19. 1888 年 9 月]	1306
[20. 1888 年夏]	1317
[21. 1888 年秋]	1360
[22. 1888 年 9 月至 10 月]	1366
[23. 1888 年 10 月]	1385
[24. 1888 年 10 月至 11 月]	1404



[25. 1888 年 12 月至 1889 年 1 月初]	1427
编后记	1441
人名对照表	1462
译后记	1469



前 言

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第 13 卷包含尼采自 1885 年秋至 1889 年 1 月初的残篇遗稿之第 2 部分。它相当于考订版《尼采全集》下列卷本的内容：第 8 部分第 2 卷第 249—455 页（柏林，1970 年）、第 8 部分第 3 卷第 3—461 页（柏林/纽约，1972 年），因此即包含着尼采作于 1887 年 11 月至 1889 年 1 月的残篇。有关尼采上述时期遗稿的重要性，第 12 卷的“前言”已作了说明。

本卷结尾处译出的“编后记”乃乔尔乔·科利^①为意大利文版尼采 1885 年秋至 1889 年初残篇遗稿所撰（出版于 1975 年、1971 年和 1974 年，阿德菲出版社，米兰）。

马志诺·蒙提那里

^① 乔尔乔·科利(Giorgio Colli):科利版《尼采全集》主编。——译注



[11. 1887 年 11 月至 1888 年 3 月]^①

1887 年 11 月 24 日于尼斯^②

11[1]^③

(301)

凡人们得不到的东西，人们不应苛求自己。人们得问一问自己：是想走在前面呢？还是想为自己而行进？在前一种情形下，人们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位牧人，这是庸众的迫切要求。在后一种情形下，人们必须能够另有一番作为——能够自发地为自己而行进，必须能够另辟蹊径。在这两种情形中，人们都必须做到与众不同；而人们能够做到其中一件事，就不该想望另一件了。

11[2]^④

(302)

① 相应的手稿编号为：W II 3。——译注

② 尼斯(Nizza)：法国地名。——译注

③ 参看《偶像的黄昏》，概述，第 41、37 节；被尼采本人划掉了。——编注

④ 同上，概述，第 25 节；被尼采本人划掉了。——编注



对人迁就凑合,热情好客:此乃大度的行为,但并不高贵。在许多遮掩的窗户和锁闭的店铺上,人们却能够认识一些高贵好客的心灵:因为他们起码空出了最佳的房间,他们期待着来客,不必迁就凑合的来客……

11[3]

(303)

人们成为艺术家是有代价的:人们把所有非艺术家所谓的“形式”感受为“内容”、“事物本身”。这样一来,这些人当然就归入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因为现在,在这些人看来,内容成了某种纯粹形式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活。

11[4]

有一封书信让我想起德国青年,那些头上长角的西格弗里德^①和其他瓦格纳信徒。佩服啊,德国人的知足常乐!在北德有一些谦逊的知识分子,甚至《十字架报》(*Kreuzzeitung*)的才智也让他们心满意得了。一位局外人或许有时也会起疑心:这个年轻帝国充满对殖民地和拥有土地的丰富非洲的渴望,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吞并了那两个著名的棕黑色岛屿,合恩岛^②和婆罗洲^③……

①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e):瓦格纳作品《尼伯龙族的神话》中的人物。——译注

② 合恩岛(Horneo):南美洲最南端的岛屿,属智利。——译注

③ 婆罗洲(Borneo):印度尼西亚称加里曼丹岛,为世界第三大岛。——译注



11[5]

如果人们是那种哲学家，与过去的哲学家毫无二致，那么人们就不能正确地洞察过去和将来之物：——人们只看到存在者。但是，因为并没有什么存在者，所以，留给这位哲学家的就只有想象了，以之作为他的“世界”。

11[6]^①

如果人们总是寻根究底，人们就会毁灭。

11[7]

两个春天之间的一条毛虫，已然长了小小的翅膀：——

11[8]

“一种追求更佳的动力”——乃“下台”的公式。

11[9]^②

(304)

圣伯夫：毫无男人味；充满一种对一切男子气的虚假仇恨：他到处闲荡、胆怯、好奇、无聊、造谣中伤，——压根儿就是一妇人，具有女人的报复欲和女人的感性（——后者把他扣留在寺院和神秘主义的其他温床附近，有时甚至接近于圣

① 参看 20[73]。——编注

② 1888 年夏修订；参看 11[296]以及注释。——编注





西门^①主义者了)。此外他还是一个真正的诽谤天才,手段极其丰富多样,举例说,能够以致命的方式吹捧某人;不无一种优雅的演奏高手的热心肠,总是想在某个合适的地方,也就是在有所畏惧的形形色色的听众面前,把他的技艺好好炫耀一番。当然啰,他也会在背后报复他的听众,偷偷地、狭隘地、肮脏地;一切注定高贵的人们一定会在特殊情况下为此而忏悔,因为他们具有对自身的敬畏,——而他却决没有这种敬畏感!光是男子气、高傲、整体性、自信之类的东西,就已经激怒了他,使他颤抖而躁动不安。——现在,按照法兰西精神的尺度和需要来看,他就是一位体面的(*comme il faut*)心理学家了;而法兰西精神是那么迟迈、病态、好奇,与他一样喜欢探听、贪得无厌;和他一样到处打听秘密;本能地力求从私底下结识他人,与狗类相互间的做法没有多少差别(的确,狗也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心理学家)。他在根本上说是粗俗的,与卢梭的本能相类,因此是浪漫主义者——因为在一切浪漫主义中,群盲们都是嘟囔着要求“高贵”的;他是革命性的,但由于畏惧而一直勉强抑制着自己。在一切强大的事物面前(舆论、学院、宫廷,甚至波尔—罗雅尔修道院),他没有了自由。他彻头彻尾地厌倦了自己,有时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活着的权利;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挥霍自己的家伙,他自己也感到挥霍了自己,变得越来越瘦弱和衰老。只是出于怯懦,这个人终于还活下来,日复一

① 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论》、《论实业制度》等。——译注

日地苟延着；这个人_{对人和物的一切伟大之处}都心生怨恨，痛恨一切相信自己者，因为遗憾的是，对诗人和半雌雄来说，这就已经足以把伟大感受为权力了；这个人就像那条著名的蠕虫一样不断地蜷缩起来，因为他感到自己总是受到了某个伟大的东西的践踏。作为没有标准、没有脊梁和支柱的批评家，他对于各色各样的事物总有一番世界主义的放荡者（libertin）的鼓噪，但本身又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放荡（libertinage），因而屈从于某种不确定的古典主义。作为没有哲学和目光之强力的历史学家，他本能地拒绝在一切大事情上下判断的任务，并且端出一副客观性的面具（——与此一体的是最后一个法兰西帝国拥有过的最糟糕模式）；而在那些细小琐事上——这是多么蹩脚啊——，他却有着一种精致而充分发挥的鉴赏力，而且真的有直面自身的勇气、对于自身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与巴那斯派（Parnassiens）^①诗人们相接近，他们与他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现代的自我蔑视、自我抛弃的最精致和最纯粹的形式）。“圣伯夫有一次见到了头一个皇帝。那是在布劳涅森林里：他正在撒尿。是不是可以说，他一直就是以这个姿势来观察和判断伟人们的呢？”（《龚古尔日志》，第2卷，第239页）^②——他的恶毒敌人龚古尔兄弟^③如是说。

① 参看前面 7[7]及注释。——译注

② 原文为法文。——译注

③ 龚古尔兄弟（Goncourts）：参看前面 9[11]及注释。——译注



11[10]

颓废类型。

浪漫主义者

“自由精神”圣伯夫

演员。

虚无主义者。

艺术家。

野蛮者

敏感者。

11[11]

在爱情中,唯一的胜利就是逃跑。^① ——拿破仑

11[12]

canis reversus ad vomitum suum[狗会转过身去吃自己的呕吐物]^②

11[13]^③

哲学家们不是为了相互爱戴而生的。群鹰不在田野中飞翔。得把这地方留给松鸡、留给椋鸟……在高空翱翔,长着利爪,这就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③ 加利亚尼 1770 年 11 月 24 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载加利亚尼:《致埃皮奈夫人、伏尔泰、狄德罗、格里姆等的信》,巴黎,1882 年,尼采藏书。——编注



是伟大天才的命运。^①——加利亚尼

11[14]

偶然性乃命运之父，也常常是德性之继父。——加利亚尼^②

11[15]^③

（既无爱情又无诸神；正是这双重的恶把我们杀戮。叙利·普吕多姆^④。）^⑤

11[16]^⑥

在乔治·爱略特这位乡村小女子的所有道德说教背后，我总是听到一切文坛女新手那种激动的声音：“我审视自己、我阅读自己，我对自己心醉神迷，并且说：我有这等才气，可能吗？……”^⑦

11[17]

报纸的 vomitus matutinus[早晨呕吐物]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② 同上。——译注

③ 参看德普雷(Louis Desprez):《自然主义的演变》(*L'évolution naturaliste*), 巴黎, 1884年, 第264页, 尼采藏书。——编注

④ 叙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 1839—1907): 法国诗人, 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命运》、《诗之遗嘱》、《论美术》、《孤独与深思》等。——译注

⑤ 原文为法文。——译注

⑥ 参看 11[59]:《偶像的黄昏》, 概述, 第27节。——编注

⑦ 我……可能吗?加利亚尼 1769年9月18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 同上。——编注



11[18]

si hortum cum bibliotheca habes, nihil deerit[若有一座花园和一室藏书,我就别无所求矣]。^① 西塞罗。

11[19]^②

notum quid foemina furens[知道一个狂怒的女人]。^③ 维吉尔^④《伊尼特》,第 6 行

11[20]^⑤

“一个快乐的怪物也胜于〈一个令人厌烦的感伤者〉”^⑥

11[21]

人类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地狱篇》,第 15 歌,第 85 行)^⑦

① 原文为拉丁文。——译注

② 这个维吉尔引文见于加利亚尼 1772 年 12 月 24 日致埃皮奈夫人的信。——编注

③ 原文为拉丁文。《伊尼特》为维吉尔所著史诗。此处引文似有误,原文应为: notumque furens quid femina possit[也深知一个狂怒的女人会干出什么]。相关情节为: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后,特洛伊王子埃尼阿斯(Aeneas)率领部下出海逃亡,在迦太基为女王狄多(Dido)所收留。狄多爱上了埃尼阿斯,但埃尼阿斯仍然离开了。——译注

④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 70—前 19):简称 Virgil,古罗马诗人。著有《牧歌集》、《农事诗集》、史诗《伊尼特》等。——译注

⑤ 据 W II 1 第 136 页补充。——编注

⑥ 原文为法文。参看 9[107]。——译注

⑦ 原文为意大利文:come l'uom s'eterna。参看 9[4]。——译注



11[22]^①

“我自己造就了自己”，^②我就像洛卜·德·维加^③戏剧里那个老头一样微笑着说。因为我实在再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大年纪，还将活多久……

11[23]^④

——即使这样，人们也还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足和感恩，哪怕只是以那个年老的调情者的方式，那个 *tamquam re bene gesta* [犹如大功告成后] 与恋人幽会后回家的老调情者。他以一个圣徒的温良对自己说：*Ut desint vires, tamen est laudanda voluptas* [即便力有不逮，也要赞美快乐]。

11[24]^⑤

(305)

乔治·桑。我读了《旅行者书信》的第一封：与卢梭所著的一切一样，基本上都是错误的，都是道德主义的欺骗，就如同她本身一样，这位“女艺术家”。我受不了这种花哨的裱糊

① 参看《偶像的黄昏》，概述，第13节。——编注

② 原文为西班牙文：*Yo me sucedo a mi mismo*。——译注

③ 洛卜·德·维加(Lope de Vega, 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作家，西班牙戏剧的开创者。主要作品有剧作《羊泉村》、《看守菜园的狗》等，史诗《被征服的耶路撒冷》，抒情诗集《神圣的诗》等。——译注

④ 参看《偶像的黄昏》，概述，第13节以及注释。——编注

⑤ 同上，概述，第6节以及注释。——编注



布风格,同样受不了粗俗之人对“高贵的”激情、英雄气概和英雄思想的这样一种激动野心。在写这些书信时想必她是多么的冷酷,就如同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如同一切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而她是多么沾沾自喜地在那里,这位多产的胖母牛,与卢梭本人一样,带有某种德国味,不过只是在一切法兰西趣味和精神结束后才可能有一点德国味……然后,埃纳斯特·勒南却对她爱慕有加……

11[25]

(306)

那些成就命运的人们,那些通过承担自身而承荷命运的人们,所有那些英雄般的负重者:他们多么愿意让自己休息一下啊!他们多么渴望具有强壮的心脏和颈背,以便至少一时半刻能解脱压逼他们的重负!而他们的渴望是多么徒劳!他们期待着;他们看着一切与他们交臂而过。没有人投合他们,哪怕仅仅以千分之一的痛苦和激情,^①没有人猜得出他们何以要等待……最后,他们终于学会了第一条生活智慧:不再等待;然后很快也学会了第二条:要随和、要谦逊,从现在起容忍所有人、所有事物——质言之,要承担更多,比他们以往承担的更多一点……

① 没有人投合他们……]参看尼采 1887 年 11 月 12 日致奥维贝克的信。——编注



11[26]^①

(307)

——而且谁如果能毫无偏见地来推算人类在大地上以无论何种方式达到一种完满性的各种条件,他就会注意到,此类条件包含着多少奇异而令人痛苦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每一种伟大的增长都急需某种粪便和肥料。让我们举一个荒谬的例子,着眼于现代女性的完满化,一位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也许不可低估的权威人士,德莫尔尼^②,法国近来最富经验而且“最有体会的”妇女问题专家,曾有如下主张:女性为了达到完满,可能要由一种恶习相助,那就是同性恋,“使女人变得精致、完美,得以实现”。^③ ——

1887年11月25日于尼斯

11[27]

(308)

科西玛·瓦格纳女士^④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伟大女性;

① 在大八开本版中被删掉了(尽管有尼采的标号,但在《权力意志》第一版和《权力意志》第二版中也同样被删掉了)。——编注

② 德莫尔尼(Duc de Morny, 1811—1865):法国政治家、剧作家,拿破仑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主要作品有《大道上》、《丈夫的谋略》等。——译注

③ 参看《龚古尔日志》(*Journal des Goucourt*),第2卷,1863年5月17日。——编注

④ 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 1837—1930):音乐家李斯特之女,理查德·瓦格纳的知己和第二任妻子。——译注